

大山之子

按照预先约定,正月初一一大早,尹师傅就在军人俱乐部楼前准时按响了喇叭,等我抱着一摞录像带和放像机奔出门时,机关灶的几位战友已经将春节慰问品装进了后备箱。

看我上了车,尹师傅一脚油门下去,吉普车一溜烟就驶出了营区。此时,鲜红的太阳才摇摇晃晃地爬到东山梁上。此行目的是到距离部队三十余公里的马街山农场开展慰问活动。说是慰问其实也就是给值守农场的战士放放录像,另外就是顺带采访一下刚刚荣立二等功的四川老兵钟文昌。

第一次见到军牧战士钟文昌是在农场场部的院坝里。其时,正值初春,料峭的朔风不时钻进脖领和裤管,我们三十几个新兵蛋子冻得浑身发抖,而他却穿着一件短袖军装,无所谓地站在一旁冲着我们憨憨地笑。

望着他那黑红的脸膛和壮实的身体,我不由暗自赞叹:哇,好一条北方汉子!然而,当他一口地道的四川话扑面而来时,我不由惊讶地张大了嘴。解放前这儿原本是军阀马步芳的军马场,虽然水草丰美,宜牧宜耕,但海拔高气温低,而且,山上不时有狼出没,所以一般人能待上一年半载就闹着要走,可钟文昌却一待就是三年,压根儿没向组织提出过离开的意思。

是什么让他如此执着呢?那一刻,我竟萌生了寻找机会好好和他攀谈一下的念头。谁知这一等就是三年。当我们再次见面时,他已是二等功臣和军区后勤部的“学雷锋标兵”了。

那天,我们到达海拔3600多米的马街山农场,跳下汽车的一刹那,恍然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

叩门不应,推门不开,我们只好站

在院坝里大声喊:“有人吗?”“有咧!”听见喊声,顶着一头草屑的钟文昌从马棚里钻了出来。当他得知我们是专程来为他放录像的后,高兴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缝,忙把我们让进屋,捅炉子、沏茶,忙得不亦乐乎。当一切就绪后,却不见了他的人影。等了好半天,门外突然响起了杂沓的脚步声,拉门一看,呵,好家伙!除了他,后面还跟着黑压压的一群当地老乡。

等大伙都把注意力投向荧屏后,我才悄声向他道出了此行的另一个目的。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实在在话,当初派我来这儿的时候,心里也多恼火的。你想想嘛,几个人伺弄几百亩土地、几百头牲口,活累不说,主要是吃不好,海拔高,不到摄氏80度水就开锅了,顿顿都是夹生饭,用高压锅炖一锅肉,没有个三五小时根本就没法吃,电视一开尽是雪花点,那个孤单啊,真是没法说哦!心里不顺畅,干活也疙疙瘩瘩的,总想找茬跟别人闹别扭。可人家老兵就像商量好似的,不愠不火由我折腾。闹了几次没对手,弄得自己倒不好意思见人了,就只好自己生闷气。过了几年,才慢慢适应了。”

“常年待在这地方,是不是特别特别想家?”他看着我好奇的眼神,平静地回答:“习惯了,也不是太想家吧。我12岁时,父亲去世,当兵不到四个月,母亲也病逝了,两个哥哥都相继继承了家。所以,我现在是人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

“父母不在,也该抽时间回去看看哥哥,看看对象哦。”

“呵呵,可别提了什么对象了。去年两个哥哥三番五次来信催我回去一趟,说有重要的事情,又不摊明,我请了

半个月假,跑回家一看,你猜干啥?原来是让我回去相亲。”

“怎么样?”我急切地问。

“什么怎么样呀?高高兴兴摆了一桌,一见面,人家却躲得远远的,生怕惹她一身羊骚味。扭扭捏捏老半天,开口一句话就让我傻了眼——你三十几了哦?这是啥话!我今年满打满算还不到24岁呢!嗨,一提起那事今生今世再也不想结婚那档子事咯。”

我忍不住哈哈直笑,“话可不能这么说,要真不结婚了,那你‘革命的火种’可交给谁呢?”

“也是哈,呵呵,走着看吧,指不定就有哪个倒霉的姑娘还非我不嫁呢!”

达观如大山,倔强如大山,怪不得荣誉总是向他招手。

就在我们悄声摆谈的间隙,我环顾了一下贴满画报的房间,心头突然一怔,目光被墙头上两挂长长的鞭炮一下咬住了,不由好奇地问道:“过年咋不放了昵?”

他一听这话,顿时来了兴致:“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农场的人啊最怕过年了,听见老乡放鞭炮,心里就痒痒得不行,托人捎回两挂来,又舍不得放,就一直挂在墙上,没事时看上两眼,想想爆炸时的光景,就算过瘾啦。”

哦,原来是想永远留住热闹啊。我想,除了常年与寂寞为伴的人,谁又能想出这样的“绝招”呢?

下午五点多钟,我们早早吃罢晚饭,就起身告辞了,他一直把我们送到农场大门口。车驶出老远,还能看见他定定地站在夕阳的余晖中,如金色石雕一般。渐渐地,我们就只能看见那山的轮廓了,他仿佛已经融入了大山的怀抱。

磨声悠长

深秋,伴着碾碎米粒的声响,村里的石磨便在悠闲的时光中,慢条斯理地转了起来。姓马的伯伯歪歪斜斜地坐在村口,注视着石磨一圈一圈地转动,呆滞已久的眼神瞬间不由得灵动起来。身边挨着一位正在择菜的农妇,看着伯伯的眼神,莫名地笑着叨唠起来,那便是他的老伴二丫。

石磨是伯伯年轻的时候,一锤一锤打出来的,伯伯做了一辈子的石匠,全靠打石磨为生。石磨,伴了他大半辈子。

那年,瘦小的伯伯才满十三岁,就传承了父业。伯伯的父亲二爷也是一名石匠,长得五大三粗,然而一辈子手艺一般,多数以抬石头下重力来养家糊口。

二爷三十三岁那年,下重礼聘请了自己的第二个师傅,师傅将打石磨的独门绝技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伯伯。二爷希望伯伯技术精湛,以打为主,不再吃上自己日晒雨淋、肩挑背磨的苦头。

后来,石磨师傅去世了,伯伯成为了村里有名的石磨传人,虽然石磨师不止伯伯一名,然而大家眼里都只认师出名门的“马石磨”。伯伯体力一般,然而却吃得苦中苦。春夏秋冬,不分寒来暑往,伯伯一心扑在打磨上,方圆百里,农家预定的磨子从来不拖延。每天从早到晚,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如一支轻快的老歌,在深巷子里久唱不衰。

十九岁那年,仰仗着“马石磨”的名气,伯伯被邻村的一名叫二丫的女孩心仪上了。二丫常常借着崇拜的名义,三天两头来帮忙,透明的眼神中暗藏着无数的依恋。没想到那年冬天,伯伯托人说亲,竟然用了一个精致的石磨作为彩礼,轻易将二丫娶回了家。

第二年春天,伯伯和二丫在巷子里开起了首家石磨店,二丫灵机一动,取名为“磨声悠长”,诗意般的名字中,蕴含着几分对石磨的喜

欢和憧憬。一直以来,在伯伯和二丫的打理下,石磨店生意红红火火,名扬百里。

伯伯是位勤劳而热心的人,不会因为生意红火而偷工减料,更不会沾污自己的手艺。记得一年夏天,外地不少灾民来向伯伯预定了一批石磨,伯伯以平常五成的价格与灾民们交易。伯伯还亲自上山找最好的石头,和二丫用铁丝浪子抬了回来,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加班加点最终完成了那批石磨的订单。次年,伯伯和二丫在全县的抗灾救灾总结表彰会上,双双被评为救灾先进,第一次在公社的台子上,当着乡亲们的面,他们都戴上了大红花,二丫还作为代表讲了话。再后来,伯伯和二丫所在的乡,被评为“全国石磨之乡”。

转眼间伯伯和二丫的一儿一女也逐渐长大了。和伯伯不同的是,儿女们没有像他那样继承父业,而是走出了石磨巷,捧起了厚厚的书本。

伯伯的儿子叫马达,毕业于水电专业并留校搞起了研究,后来发明了一款碾米机代替了伯伯的石磨。女儿叫马姐,旅游学校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导游。

伯伯和二丫老了,也没有打石磨了。他们的石磨手艺,想必自此成为了村里永久的记忆。

马达和马姐先后回到了村里,依托“马石磨”非物质文化遗产,捐献出父母遗留下来的数十口石磨,帮助全乡发展以石磨体验为主的旅游产业,马姐还自愿当上了导游。

那年参与石磨救灾,伯伯找石头从坎上摔下来,头部受伤终身落下了毛病,导致神志不清,一直由二丫照顾。

古老的小巷里,流水潺潺,磨声悠长。石磨转动着时间,轮回着季节,引来游人如织。伯伯和二丫,仍旧住在村口的石磨边,听着熟悉的磨声,偶尔回味着村庄的变迁。

你的“微德”还好吗？

周末老友相聚,说起熟人桃子,小雅说:“我把她屏蔽了,她的‘微德’太差,忍耐已经到极限。”看我们惊讶,小雅说:“微信见品德,看朋友圈其实可以看出她的品德高下。”

这话我赞同,桃子的朋友圈简直就是雾霾一样,她每天大概更新十几条,全是“商场搞活动了”“我家宝贝正在参加萌娃大赛”“集赞领奖品”之类的,关键是她还群发微信“我朋友圈第一条请点赞”,一天发四五次。我也像小雅一样不想淹没在她这样的轮番轰炸中,屏蔽她的念头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微信作为当今社会的主要交流方式,反映了一个人的情商和教养,体现了一个人的品德和礼貌,真的轻视不得。

微信群里有一种人,从来只抢红包不说话,不仅抢十次八次从来不发一次,连抢到红包时的一句“谢谢”都不舍得说,怎么说都有失礼仪。

还有一种人,每天发十几条状态,全是骂大街似地抱怨:“孩子穿鞋太慢”“孩子做作业不认真”“路上遇到一疯狗”“超市买的什么什么真坑爹”……就像现实生活中在别人家门口乱丢垃圾一样,这种人把朋

友圈的空气都给弄污浊了,怎么看都是素质低下。

还有一种人,连着给他发三次微信,都是说工作的正事,他连一个字都不回复。本来以为他没看到,可能在忙,可是他却在朋友圈插科打诨,在微信群里跟别人聊得热火朝天,关于工作的事儿他却视而不见。就像现实生活中,有人给你打招呼你需要回应一样,“微德”最起码的标准应该是及时回应。

我朋友圈还有一个人,她习惯发语音,还不分场合,不管你是不是上班时间。发完语音还要打电话说“我给你发了语音,赶紧回复啊”。我曾经跟她说发文字,十几个字都能说清楚的问题,非要发60秒的语音,可是那人说:“我发语音方便啊,打字太累,不想打字。”就像生活中,我们需要站在对方角度上考虑问题一样,“微德”好的人,也会在发微信时考虑到对方是否方便。

微信是江湖,既是江湖,就有规矩。“微德”好的人可以独步天下,呼朋唤友,“微德”差的人只能孤独终老、让人厌弃。也许,就像同学群里别炫富、工作群里别讲私事一样,修炼“微德”也是完善人格,提升“微德”也是提高修养。

冬至的雪

□周萌

冬至的雪,被风牵引回故乡飘洒下来,如漫天纷飞的绒花祖父的碑头有些孤寂如果雪就这样堆砌下去他是否就感觉不到冷我蓦地想起他花白的头发以及那床盖了数年的棉被有些时候,我不得不承认它们与冬至的雪是如此相近

我已经数不清祖父离去的日子就像数不清雪花数量许多记忆渐被生活的琐屑代替不断更新,无法停息沉默的父亲又点燃了一挂爆竹岁末的山野,响声震天祖母强打起精神,在一旁念叨冬至大如年

感恩

□夏义泉

感恩每一缕阳光,沐浴我茁壮成长。感恩每一滴清泉,滋润了我的心房,感恩伤害我的人,使我眼睛擦亮,我懂了意志坚强。感恩亲爱的父母,我荣获此生,

把世界光芒分享。感恩亲爱的老师,育我做人,给我聪慧我最终明白人生航向啊,双亲!最可爱的人让我陶醉在爱的海洋啊,老师!最可爱的人让我生命花散发芳香

宝塔劫

在我幼时的记忆里,老家背后的山上,矗立一座高高的宝塔。七岁之前,我跟大人们经常到山上砍柴、放牛,累了就坐在宝塔旁边歇气;特别是夏天,正午热时,把身子紧靠在宝塔边,既凉爽,又舒适,瞌睡来了,还美美地睡上一觉。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那座宝塔不见了,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用什么工具破坏的,我一无所知。只是隐约记得,我八岁时就不再见过宝塔的身影。记得上本村小学,一次放学回家,同队比我大两岁的王春哥告诉我:你知道吗?我们山上的那一座宝塔没有了。

我向山顶望去,啊!那座用上等石料建成,做工精细考究,一轮轮往上堆砌的十多米宝塔真的瞬间消失了。往日里我要用十五分钟才能到达那座宝塔,那一刻我只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跑到被损毁的宝塔前。只见四周残垣断壁,乱石连片,宝塔上好的条石,整齐的大青砖已不多了。还有当地一些村民挑着担子,四处搜寻值得挑回家的东西。

看到这些人,我大声干涉。一个叫黄三娃的成年人说:“小娃儿,你知道什么?家里整修房子,要用这些砖,不关你的事,要不然我揍你。”我杠着性子阻止他挑走宝塔青砖,就在他真的要打我时,我的三哥得知消息,从家中疾步赶来,狠狠地教训了

那个黄三娃子。

时光无情地流逝,我也渐渐长大了,可我家背后山顶上的大宝塔究竟是怎么样被彻底破坏的,成了心头挥之不去的一个结。那座宝塔要是现在还依然矗立着,该是多么的壮观!考上中专的寒假那年回家过春节,我找到生产队里已年过九旬的张大爷了解宝塔的情况及被毁的经过。

原来那座宝塔名称叫白岩洞宝塔,始建于乾隆十三年,民国初年扩建完毕,被损毁时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

传说当时村里一位绅士,经商办厂矿,历经数年,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可在那“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战火连片的日子,绅士的财富引来了“棒老二”,常常是今天被偷,明天遭抢,家人担惊受怕。为此,这位富翁决定在山顶建一座人字形宝塔,取名白岩洞宝塔。他从本地和大城市请来能工巧匠,据说还有外国的建筑师,通过精心设计,整整用了三年时间,人字形的宝塔建成了。里面建有居住的楼房,每二层间隔一个空间,专门设计有射击孔。修建宝塔用的原材料大多是从重庆、万县运回的,经过能工巧匠的精心打造,一座坚固牢实的宝塔建成了。这位富翁全家及下人都跟着住了进去,还买了几支长短枪,以供自卫。临近解放时,这位富翁领着他的一家大小去了台湾。家乡解放

□谭长海

□刘传福

□苗君甫

晨韵

王梦摄

□杨国军